

风过苍山私语时

程鸣

坐在苍山感通索道的吊箱里往上爬升时，脚下的大理古城正一点点缩成沙盘。青瓦白墙的房子像撒落的骰子，洱海则成了被阳光晒暖的蓝宝石，连岸边的公路都细得像根银线。吊箱突然钻进一片云雾，外面的世界瞬间不见了，只剩白茫茫的一片，耳边只有钢缆轻微的嗡鸣和风穿过索道支架的呼啸，像谁在高处吹着口哨。

下了索道走在玉带路上，脚边的杜鹃花从还挂着水珠。刚过雨季，山里的草木绿得发油，松针上的露水时不时滴下来，打在脖子里凉飕飕的，激得人一激灵。路是顺着山势修的，蜿蜒在海拔两千多米的山腰，真像条系在苍山腰间的玉带。往远处看，十九

座山峰像十九个并肩而坐的巨人，峰顶的积雪在阳光下亮得晃眼——据说即便是盛夏，那点白也不会完全消融，是苍山揣在怀里的冰。

走在玉带路中间段时，遇见个背着竹篓的药农。他的篓子里装着些我叫不出名字的草药，叶片上还沾着湿泥土。“这是岩白菜，治咳嗽的。”他指着一株带紫花的小草给我看，指尖拂过草叶，“苍山的草，沾了雪水灵气，管用得很。”他的皮肤是被晒透的古铜色，笑起来眼角的皱纹里，像藏着山里的阳光，暖融融的。

往七龙女池去的路有些陡峭。石阶被常年的雨水浸得发绿，长满了青苔，得紧紧扶着旁边的铁链走，稍不留

神就会打滑。没走几步，就听见水声了，先是细弱的叮咚声，像谁在远处摇铃，越往上走越响，到最后竟成了轰鸣。转过一道山弯，瀑布突然撞进眼里——水流从几十米高的崖壁上跌下来，砸在潭里溅起的水雾，在阳光下架起一道小小的彩虹，伸手就能摸到似的。潭水清得能看见水底的鹅卵石，有几尾小鱼在石缝里游，脊背闪着银光，像谁撒了把细碎的钻石。

爬到半山腰时，天突然阴了。刚才还明晃晃的太阳躲进了云里，风一下子凉起来，卷着山雨扑面而来。我赶紧躲进路边的观景亭，看雨丝斜斜地飘在山谷里，远处的山峰渐渐被云雾吞没，只剩模糊的轮廓，像水墨画里

没干的笔锋。亭子里有个卖烤洋芋的阿婆，递过来一个用炭火煨熟的洋芋，烫手的洋芋掰开，香气混着热气冒出来，咬一口，粉面里带着点焦香。“苍山的天气就像娃娃的脸，说变就变。”阿婆念叨着，往火塘里添了块柴柴，火星子“噼啪”跳起来。

雨停时，云雾开始往山下走。像有人掀开了盖在山上的白纱，远处的村落、田野一点点露出来，连洱海也重新变回了蓝色，亮得晃眼。空气里满是松针和泥土的腥甜，吸进肺里凉丝丝的，像喝了口山泉水。往回走时，看见刚才躲雨的杜鹃花丛里，有只小松鼠在捡松果，尾巴蓬松得像朵大蘑菇，见我走近，嗖地蹿上树，只留下几片晃动的叶子，

像谁在枝头摇手。

快到索道站时，夕阳正往西边的山峰沉坠。阳光穿过松树林，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像撒了一地的碎金。山风穿过树林的声音，比刚才温柔了许多，沙沙的，像谁在耳边低语。站在观景台往下看，大理城的灯火已经次第亮了，像黑夜里的星火，而洱海，正映着最后一点霞光，安静得像个睡着的孩子，连呼吸都轻悄悄的。

坐在下山的索道里，又撞见了那片云雾。只是这次，它们在脚下慢慢飘，像一片柔软的棉花地。吊箱穿过云雾时，我仿佛听见风里藏着声音，是松涛的歌唱，是瀑布的私语，还是苍山在千万年里，对这片土地说的温柔情话？

夏日交响曲

丁成武

晨光初醒 我踏碎露珠启程
双足鸣鼓 敲打着青石板
一路慢跑 将小城甩在身后
柳堤上 戏幕已经拉开

枝头莺雀 啼鸣欢歌
不知疲倦的精灵
自春到夏 一直播着主唱的麦
布谷鸟藏进翡翠帷幕里
用咕——咕——的重拍
控制着歌唱家们的节奏

毗雄河奏响冷冷琴音
河床一路吟唱
浪花啃食着卵石的琴键
每道涟漪都闪亮成颤动的银箔

空气中 突然一声撕裂
休止符惊天陨落
知了鼓起腹部的簧片
趴在树干上高声鸣叫
缺了我
还叫夏天吗

火把花又开

郭美芬

六月把日历翻到最烫的一页
山雀衔来积攒了一年的红
挂在新抽的枝丫上
花簇高高擎起请柬
每一棵树都印着火焰的邮戳

去年落进缝隙的灰烬还没洗净
骄阳一晒 风一吹
点燃的热情顺着阳光的纹路
重新站成火把的模样

打跳的脚步还没响起
花朵等不及芦笙的召唤
一簇推着一簇挤进六月的天空
悄悄引燃以火命名的节日

当篝火最后一缕炊烟
与篝火的尾巴缠在一起
噼啪声中窜出细碎的火星
与枝头的红撞个满怀
被烤得发烫的诺言
绽放成盛夏探进眼眸
比记忆更烫的
那抹红

老木匠

李思银

他静坐如同
一个松树桩
沉默在椅子的年轮里
粗糙的手指向开手机屏幕
——新式榫卯在跳舞

整座木屋
被机械钉入方寸之间
出料 打孔 做榫头
他喃喃自语
松脂味在回忆中弥漫

那些印满纹理的工具
大锯 小铲 刻刀 凿子
已悄悄地躺在阁楼里
像一部厚厚的书卷
记录着过往

当推刨声已遥远
当满山的树都成了栋梁
他渐渐化为
一把悬挂的斧头
在梁上 在月下

风花雪月
诗意图大理

过巍山扎染博物馆七章
(六)
金铃子

染

花朵如拉长的挂钟
挂钟的边缘五个裂片，像五个嘴唇
吐出植物的蓝
染缸巨大，可以装99个我染成蓝色
苍白、孤独、虚荣、骄傲的我
黯淡的我，染了又染
他们的姿势多样
蜡染、夹染、套染、拔染、喷染、绳染、浸染
我已说不清楚，是什么。只知道此时
蓝。天空飘着蓝鸟，它蓝色的身体
它们唱着蓝色的歌曲
铺出一条成圣之路。而我，掉进蓝色的梦里
整洁的万物，麻布的舒适
让我摆脱无知、无力和虚荣
有人瞬间爱上，本质之外的事物
那染了又染的生命
这染料来自草木之心
水冬瓜、黑头草、水马桑、麻栗壳
它们保护着我藏起来的词语
强韧，柔细的尖刺
只是此时，那个拿大槌的人，在染缸里搅动
有韵律的声音敲打着缸壁，他说，从这缸里起身的
绝不会有相同的两朵花
我孤身浮起，而带蓝色的微笑
以前我只知道大理的、自贡的扎染
今天我才知道巍山的扎染
悠久，传承，从不间断
正如，他只看到她腹部蓝色的文身
如蓝色的坟冢
却不知道……花朵大，枝条密

[摘自《美好生活 诗意图大理》(中共大理州委宣传部 编)]

行温暖之善举

邱梓航

在书籍的海洋中，一本好书就如同一盏明灯，能照亮我们内心深处的角落，给予我们温暖与力量。《孤独的小螃蟹》这本书，以其温暖而真挚的故事，深深触动了我的心灵。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不仅感受到了友谊的珍贵，更从中获得了启发。

《孤独的小螃蟹》讲述了小螃蟹和小青蟹之间深厚的友情。小青蟹离开后，小螃蟹经历了孤独和思念，但它始终怀着善良和勇敢的心，在帮助其他蟹的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的价值，也迎来了与小青蟹的重逢。这个简单而动人的故事让我明白：即使身处困境，也要保持乐观积极，用善良和爱心去对待世界，总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受小螃蟹的启发，我决定在生活中做一件力所能及的好事。我留意到小区里有一位行动不便的老奶奶，她的子女都在外地工作，很少有时间回来陪伴她。

我主动敲响了老奶奶家的门，表明了自己想要帮助她的心意。起初，老奶奶还有些惊讶和犹豫，但在我的真诚和坚持下，她终于点头同意了。

从那一天起，我每个周末都会抽出一些时间去陪伴老奶奶。

有一次，老奶奶提到她想吃饺子，因为行动不便，无法自己动手包。听到

这里，我决定为老奶奶包一次饺子。我去超市买来了饺子皮、肉馅和韭菜，回到家就开始忙碌起来。我认真地洗菜、切菜、调馅，虽然过程有些手忙脚乱，但我一直努力去尝试。

当热气腾腾的饺子端到老奶奶面前时，她的眼中闪烁着泪花。她一边吃着饺子，一边不停地说着：“谢谢！”那一刻，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

在陪伴老奶奶的日子里，我还会帮她打扫房间，整理衣物。我会在她感到无聊的时候，给她读一些有趣的书籍和报纸。

从此以后，我更加留意身边需要帮助的人。在小区里，我会主动帮助邻居们提重物；在学校，我会耐心给同学讲解难题；在公交车上，我会主动给老人让座……每一个小小的举动，都能让我感受到内心的充实和快乐。

《孤独的小螃蟹》这本书，就像一位无声的导师，用它那充满温情的故事引导着我，让我明白了在生活中，只要保持善良和勇敢，用积极的心态去面对，去帮助他人，就能收获无尽的温暖和力量。

(作者为巍山县南诏镇群力小学学生)

(选自州委文明办、州教体局、州文旅局、团州委、州文联联合主办的第一届大理“读好书 做好事”青少年征文活动获奖作品)。



山花烂漫

杨利军摄